

松石高主署

抱潤軒文集

卷四至卷六

抱潤軒文集四

桐城馬其昶通白

序

合刻朱子語類鈔政績記序

庚戌

太史公言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此所謂儒據乖喪後言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曷嘗寡要哉漢後儒者得聖人之博六藝九流百家諸子各有所發明咸得其一體宋賢蹶起默契道真至朱子而集厥成朱子之學自天地陰陽曆算兵刑食貨國故朝章以逮詩文藝術摯之極其精討論之極其備其博也如此而其雅言切至

則不外主敬致知修己治人之道又何約也此與孔孟之所爲教何以異自後君天下者雖不能躬有其道必採其學說以持世由宋歷元以至明中葉儒者風趨嘗迭更矣實皆莫越朱子之圍範篤守前軌以謹身寡過此其所得也而辟者至乃溺章句昧本眞於是陽明王氏起倡良知之說用駕朱子著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取其合於己者以謂此定論也其不合者誤也夫良知之說朱子何嘗不言彼自矜爲創獲求之朱子書皆已具引之以救末流之失奚不可者必以爲晚年定論則誣矣因末流之失而更致疑朱子之誤則尤誣也當世衰道敝人心憤耗之餘王氏之說出又豈無摧陷廓清之功哉偏主所學而務張之遂

不勝其弊矣我朝 聖祖仁皇帝乘千載之會躬修心得  
益契符朱子躋之十哲之列當是時君相所相與講求者  
惟朱子之學彬彬乎或或乎斯道之極盛已而一二儒者  
或矯王氏之失務實事求是攷證訓詁以博爲量夫實事  
求是亦朱子之學也而諸儒必別其門戶羣集矢朱子久  
之風尙移而世運亦滋替矣良知家言主於約實事求是  
漢學家言主於博皆出於朱子而皆叛焉則好勝之情有  
以蔽之故君子慎之也朱子語類凡百卷番禺陳蘭甫先  
生嘗鈔錄五卷皆言克治之事其東塾讀書記別有朱子  
一卷乃皆博學多聞之事二者皆所謂實事求是也博觀  
朱子書而約取焉絕無競心勝念萌於至隱使乾嘉諸儒

見之可以息異同之畛使陽明王氏見之本其意以尙論  
昔賢更不至有矯誣之失斯可謂善讀朱子書者矣同時  
當塗夏弼甫先生有記朱子外任政績二卷合陳夏二書  
觀之而朱子之學所爲體用本末燦然略具抑又聞昔大  
興王崑繩以經世氣節自高意輕朱子方侍郎靈皋規之  
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也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  
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王聞之悚然今之好詆媿朱子者  
皆其於朱子書從未寓目者也余故附論及之

王晉卿曰  
持平立論

不爲囂張足徵作者學養之深柯  
鳳生曰本源盛大非淺學所知

書方望溪評點柳集後

庚戌

憶小時自塾歸或持望溪先生致雷翠庭札數通求售請

於先君願留藏先君許諾議價卒未諧迄今四十年矣猶  
時時往來胸中先生僑居江寧故遺墨存里中者殊罕蕭  
敬孚丈留心鄉邦文獻喜藏書每文酒高會輒舉其所有  
以詫眾曰此足以傲公等矣嘗自矜言有先生家書然不  
以示人蕭丈故後圖籍散佚余從其子受鎔求所謂家書  
者實乃殘札一紙耳合方龠山百川兩先生手書共三紙  
前有蕭丈題字今年攜來都中裝池偶過廠肆見朱筆評  
點柳集八冊無年月款識其評語實出先生余曩從他本  
遙錄之吳至父先生嘗笑謂吾輩讀柳文幾仰若天人方  
侍郎乃殊不快意時摘其瑕類何識量之相懸邪卽謂此  
評也細審其字畫與殘札無纖毫異冊首皆有程奩印記

程固先生門下士也則此書爲先生親筆講授無可疑者  
前有補綴處當是南山集禍作藏者翦除款識以泯其迹  
余得南山手書贈張文端公詩冊其名氏亦滅沒也是時  
適頒冬季俸米四石有奇亟糶而購得之殊不自意老年  
入都漫補一官神者餉我俾獲此書以慰其區區數十年  
之積想古人音塵不可接矣得觀其遺蹟意乃彌親儻亦  
拙者尋樂之一方也家有姚姬傳先生評點法言三冊外  
舅竹山公所賜也當一匣而併藏之比年讀書者日少書  
值乃驟高東雅堂韓集濟美堂柳集價至二百金此亦明  
時刻本向使款識未滅書賈知而居奇則非余力所能有  
今竟有之幸矣因詳識於此庶後之得者加愛護焉此書

暫不出門朋儕中或欲傳寫請以其副本

吳辟疆閩生日寫得意處極有

神態是大家率意之筆王晉卿曰自道其平生所嗜故文特雋快

### 夬齋集序

辛亥

婁縣張符瑞先生諱爾耆早歲受詩古文法於姚春木先生文宗宋歐陽氏曾氏詩喜韋孟自署其燕居之室曰夬齋既歿其令子聞遠孝廉哀輯所著詩五卷文一卷刊之曰夬齋集先生生吳會盛文藻又承乾嘉後經史多勘定本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卽棄科舉業求諸家平校祕籍手鈔盈數十篋燿於寇亂今存者九經注疏書詩三禮三傳爾雅皆用惠氏棟本周易用嘉善浦氏鏗金山沈氏大成本晉書用錢氏大昕本而杭氏世駿點識橫雲山人明史



稿則迻錄於明史尤喜全唐詩用丹黃紫墨別識之暨他  
雜史子集猶可四篋平生篤行誼本生父置義田未就推  
己所應受者卒成之後從子某私售義田償博進族人欲  
訟之官復傾貲贖之歸家以中落先生有子錫恭傳其學  
卽聞遠孝廉也盡發篋取先生遺書讀之通三禮尤精喪  
服人謂先生棄產卒其所以爲後嗣計留者孰爲多光緒  
末詔開禮學館大臣聘聞遠爲纂修官後遇其昶京師出  
先集請序余惟漢經師往往家世傳業以聞見切材易範  
學易染也先生博覽而通而聞遠遂爲禮經專家辭貌樸  
訥每與聞遠接疑不類今世人因益追想先生風槩恍如  
睹焉故不辭而序之

王晉卿曰如龍門百丈之桐扶疏無  
枝置之昌黎集中殆無以辨方常季

守敦曰淵茂整  
潔集中高文

許編修詩集序

辛亥

編修與余未相識則嘗致其先王父事狀以屬余去年入都乃得晤雖不恆見然心知其篤古好學人也久之盡出所爲詩歌數百篇見示蓋官翰林事簡無他慕則一究於詩初學唐人温庭筠李長吉繼乃專主昌黎賦五言古詩贈我不謂之韓不可也京師賢豪所萃余所與遊其稍深者則其性情嗜好每與世殊沈隱下僚坐觀時事之遷變憤憂太息無聊不平之氣往往發見於文字爲詩歌者六七人焉爲古文辭者二三人焉時政事新貴要顯密之途爭采士譽望破常格取用不於此時樹立名績而憔悴專

一以娛嬉於古其見譏通識宜矣然而古今中外所推鉅人長德能致尊主庇民之烈彼其中之所存必有以自異決非營營於祿利者比也吾又疑諸人所未可知者才耳以其篤古不營營祿利遂謂異日能致尊主庇民之烈誠亦未敢遽信也雖然世無尊主庇民之士苟有之必自於此不自於彼無惑焉已始翰林爲朝廷儲才地負清望不勞以吏職歲除月遷卒致位公輔自國勢再挫天下憬然知實學之足重詔罷科舉立學堂翰林之選輕矣舊以文學居是職者旣無能一當而游學東西國習工商醫礦雜業懵不知綴辭屬文爲何事洎反國部試則寬假之幸得上列亦畀以翰林之職歲增數十人皆冀用新知踰等超

進饋遺造請汲汲無少暇其所已學曠日不復理又皆怠  
忘廢棄韓非有言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此所以亂豈  
獨科舉時然哉然則編修不並其心力希古人以從事於  
詩更何爲乎今將刊布其集勤以序請辭不獲已余乃慨  
然而書之

王晉卿曰夷猶跌宕如白雲在空有舒卷自如  
之妙章枚叔曰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主文  
諱諫之流也全袂  
之中斯爲絕作矣

南山集序

甲寅

吾縣當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古文名天下而同時與之  
齊名最爲侍郎所心折則戴先生名世也先生字田有一  
字褐夫號憂菴晚歲築室南山岡學者稱南山先生侍郎  
篤於經學風檢嚴峻文肖其行先生則負逸才生際鼎革

讀太史公書而慕之網羅放佚將欲成一家言於朝章國  
故及倫紀義烈瑰瑋之行周諮博訪若嗜欲之切於身不  
幸家貧粥文爲活無從容一日之暇得就其業也其邁往  
不屑之氣睥睨一切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年五十  
七始中式會試第一殿試一甲二名及第又二年而南山  
集禍作先生之所欲自奮於不朽以頡頏太史公之所爲  
者豈唯業之未就並其身而殉之茲其可爲痛悼者矣先  
是門人尤雲鶚刻先生古文曰南山集而侍郎爲之序集  
中有與余生書稱引明季三王年號又引及方學士孝標  
所著滇黔紀聞趙公申喬方掌風憲奏劾南山集狂悖不  
道遂逮下獄侍郎與學士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

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獲罪先生在獄兩載九卿奏當極刑猶賴 聖祖矜全其親族又以安溪李公言宥侍郎及方氏全宗竊嘗究觀是獄而深疑焉先生雖輕世肆志而雅尚儒術尤喜推大忠孝之節旣爲清臣復何所不足而致其怨望趙公號爲名臣又上值仁聖之主區寓又安羣萌被澤先生乃獨以文字受禍如是之烈其故何也豈非天下初定文儒學士議論之向背足以移易世風民情易蕩而難靖觀近者種族革命之說興而累世之基渙於一旦則當時君相必嚴懲之以遏其萌者誠計深慮遠而有所不得已也雖然行之而可久者道也勢則有時而窮勢之旣窮則前之抑者愈甚後之動而反也愈力固不如大

同壹納於道者之無所於競也夫道與勢之勝負必要其  
終極而後知而當其始固未暇恤一人之寃坐貽宗社傾  
危之禍而先生不幸遂罹其殃也悲夫先生旣得罪南山  
集燬矣私家閒有寫本隱其姓名曰宋潛虛集光緒初禁  
網大弛書賈爭傳印訛奪不可讀先生嘗自言其文未經  
鍛鍊欲細加別擇更定而後出今所行率多應俗之篇決  
知其不欲存者惜哉其不及自定之也侍郎亦謂尤氏所  
刻猶非褐夫之文也褐夫之文蓋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  
一出焉仁和邵君伯綱好先生文特甚謀欲精刻之以校  
訂之役見屬因本先生別擇更定之意集錄其文百六十  
四首爲十二卷蓋先生文之精者具此矣至其藏之胸中

而未得出者已終古不可復見又寧獨先生之不幸也哉

故余頗推論其學行及被禍始末以待後之人攷鑒焉

林畏

廬紆曰古今事變數語括盡其行文精爽純是昌黎家法除夕與陳叟談當今作手叟首推先生信乎叟之知人也王晉卿曰高識精論可當一子讀之但覺方來之禍可危可懼章枚叔曰道可久而勢有窮斯論足爲千古龜鑑立言微婉亦與良史同符可謂蘊藉深厚之辭矣

### 濂亭集序

甲寅

往者武昌張先生主講金陵鳳池書院年六十矣門人查燕緒謀所以爲壽因寫錄先生文稿刊行之曰濂亭文集八卷未幾移主保定講席又移鄂最後就養西安遂卒年七十有二黎庶昌蒞齋觀察蜀中爲刻續著文二卷詩二卷曰濂亭遺集今先生孫孝移旣重刻遺集於京師而復



取查本刻之合爲全集屬識其緣起其昶於先生文誦習  
久乃敢究論之曰文章之傳尙矣古無所謂宗派之說也  
自周末文勝百氏雜家並出非堯舜薄湯武觝排周孔坑  
焚之禍遂作其歷灰燼而幸存者皆其文之至精者也世  
徒咎秦燔書不知詩書六藝至精之文非秦所能燔也故  
不久而遂出若夫非聖無法之篇澌滅亦固其所使其盡  
存爲禍當益烈漢隆儒術其文辭彬彬爾雅冠絕後代建  
安以還競尙藻纘至唐韓子乃矯而返之六經於是歐陽  
公稱韓李之徒出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又稱宋興幾百年  
而古文始盛於今由歐公之言觀之疑若示天下以不廣  
然而後世知言君子卒不能易其說也自歐公之存南豐